

散文 第一名 吳育旻

個人簡介：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三年級

蟲

冬天是一個很脆弱的季節。

喉嚨乾澀，嘴唇凍得欲裂，小腿被風化出一道道等高線那樣的白色發散裂痕。那樣的冬日，冷得如一條緊緊的鋼線，彷彿連一朵花瓣謝在地上都要碎。

甚至牆上的那些壁癌，也雪花般地脫落。

認識房間的時候，也是冬天。

你很難想像這樣的房間會出什麼差錯，像是某一個能社會化地說出「請」、「謝謝」、「對不起」的朋友。你會清楚記得他的容貌。微微陷下去的酒窩、雜亂的鬢角、人中旁邊印著的痣。然而，他並不是個特別的人。

房間也是。

好像在腦裡唸出房間這個詞，出現的畫面就該是像它那樣的。四、五坪大小，淺綠色的腳踢板安分地髒掉，磁磚的縫隙整齊劃一地舊著。痘疤般地，你無法擦拭那些污漬，也從未想過將其打掃。它認識過很多房客，像是白牆上不明所以的腳印、鏡上殘留的水漬、排水孔阻塞的毛髮，從它的長相，你彷彿可以推敲出它曾經和哪些人交往。

這樣的房間，平凡到你認為它只是容器般地裝著你的生活，吃飯，洗澡，睡覺。無需出門的時候，你只是成天待在房間裡幹著重複的事，甚至你只咀嚼距離房間五分鐘內能購買到的便當。逐漸地，它的長相也就這麼和它在租屋網上的照片變得一樣。插入鑰匙，門門發出金屬的清脆聲響；按下電燈開關，澹白的日光燈管如眼睛那樣眨了幾下後，便直直地對著你瞧。日復一日，你習慣那樣被它裝著，吃飯，洗澡，睡覺。

「啊，在你認識的人中，我算好相處的吧？」我有時候會看著它身上的裂縫，自言自語地說。

便當紙盒的殘渣會沖洗、啤酒空罐會捏扁、堆積的垃圾不會打擾它太久。我

很尊重房間，房間也沒埋怨過。

冷到最深時，我才知道，它是個很慢的人。沒有對外窗的空間裡，白天時，陽光只能穿過陽台，曬進書桌的一小角；不打開房門時，空氣便無法隨意進出。久了，房間的溫度，就這樣兀自地慢掉，有時它可以慢至一週，直到外頭的天氣都暖了，房間仍只是公園金屬躺椅那樣地凍著。我因此被迫著學會一種將天氣預報的結果擱置一週的技術。

房間就像是在一張能將時區劃分得極為精細的地圖上，不慎沾在某個區塊裡的一點污垢。

但是，我很喜歡房間裡這樣的氣候。雙腳踩在一格格冰冷的磁磚上，彷彿我的生活也都跟著房間慢掉。

我和房間，是很像的人。

蜷縮在床上的時候，我看著牆上一塊一塊斑駁的地方。像是看著一個字太久，便認不得它般地，我越是試圖從它們身上看出個什麼，看得越長，卻覺得裸露的水泥有著自己的輪廓。想到這裡只能是一個以學期為單位來居住的地方，竟莫名地想哭。

可以的話，我想一直待在房間，如滾筒洗衣機那樣地，把日子滾過一週又一週，不斷不斷地墜回原處，吃飯，洗澡，睡覺。外出的時候，想的人也是房間。「門上鎖了沒有？」、「馬桶的坐墊放下了嗎？」、「陽台晾著的一排黑衣服，鄰居會不會看到？」我曾去想，若回到家時，房間的樣子和出門前所記得的不一樣，那會是我過於健忘，還是它想要表達什麼。後來，我索性讓棉被和桌面都亂掉，那樣我便可以裝作沒差。

不必將體脂肪、乾裂的皮膚、結痂的傷口包在厚重的毛衣底下。房間極冷，我卻喜歡裸著上身，在它一格格象牙黃的肌膚上行走。

浴室掛勾。老式的衣櫥。低鳴著馬達聲的冰箱。我喜歡房間的一切。喜歡它的一切被很誠實地安置在相同的地方。

喜歡它這樣容器般地裝著我。

可是，日子慢到了雨季的時候，我才知道我們之間，還存在著別人。

有別於冬天，城市的雨季像是一隻巨大的黑魚游過天空，魚鰓開合般地，間歇性的雨一下便是一週。在不通風的房裡，雨變得很黏稠，諸如牆壁上發黃的裂縫，金屬門把沾著的濕氣，一疊疊波浪狀皺著的書。

以及那種，時常在雨季竄出的生物。

昆蟲。移動快速。繁殖性強。那是你對牠所有的指涉。房東說，牠和房間是熟客。而我卻對牠很陌生，畢竟，那不是一種很符合社會期待的生物。

我記得，一直以來我並不介意牠，或者說，在獨居以前很少看過。住在家中的時候，蟲鼠蚊蠅這類的事情都是由家人來解決的。

那晚，牠卻無聲無息地出現在距離我不到一公尺的牆上，如一塊胎記，原本就印在上頭般地盯著我，像是在說：「我本來就是這裡的房客。」

我第一次那麼清楚地看見牠的形狀。深棕偏黑色、蠢蠢欲動的翅膀、一對不符合身長比例的細長觸角，在空中圓弧形地畫著。那是一種你不會知道牠從哪裡出現的生物，可以是門縫，可以是排水孔，可以是床底下。你無法翻箱倒櫃那樣地找出牠的巢。有人說，若房間裡出現了一個牠，那在某處便還藏有無數的幼蟲。

房間與我之間，若存在著一個別人，便無法忍受。我實在無法想像我們之間有無數個別人。

看著牠的觸角彷彿試探著什麼般地在空中晃動，便覺得在房間中，還有我以外的人類注視著我。

「為什麼？」、「難道，我們處得不好嗎？」、「我不在的時候，你果然偷偷地背叛我了吧？」我難以接受房間以這種精神出軌的方式對我。

牠的存在，日復一日嚙咬著我的生活。有幾個禮拜，我不斷收拾著牠的遺體，吃飯，洗澡，睡覺。據說，就連牠死後的足肢也是過敏原的一種。

看見牠沿滲著雨水的牆壁爬行，像是能感受到那鋸齒狀的細肢刮著我的皮膚，從房間的身體，到它的脖子，甚至臉孔。就連我的呼吸中，也有著牠破碎的殘屍。牠與房間的關係，如此親密，我與牠的關係如此親密。我們之間，誰是誰的第三者？

有時，牠是扁平的。牠棕黑色的身子能鑽進隙縫，在衣櫥的底下壓縮成一片

影子，浮雕那樣地印在木質的紋路上。有次，我把整個櫃子傾斜得要翻了過去，想把牠給誘騙出來，卻發現牠早已不在衣櫥的底部。有時牠則一顆痣般地黏在牆的角落。牠的態度那樣輕浮，像是知道你拿牠沒轍，便毫不客氣地從你的私生活中趁虛而入。換衣服時、洗澡時、深夜敲打著鍵盤時。牠像是你背後的影子，你只能看著牠，卻無從捕獲。

那樣的黑蟲，在城市更加潮濕時越發地氾濫了起來。濕透的枯葉、街道的水溝、老樹、騎樓，就連穿著暗色雨衣獨步的行人，看起來都有著牠的影子。我想起，曾經有人說過再高級的房子，都逃不過那種蟲子的侵擾。那是一種很先於人類，寄生在人類生活的蟲。

直到雨下到最深。逃亡於捷運站間成為我的日常。

走進鯨魚嘴巴的站口。黃方格的踏階規律地梳進銀色電扶梯的終端，像是一席平整的毯子，一幌一幌地捲進鯨魚胃袋般的巨大通道。

捷運穿過隧道，高架車站，駛向城市的心臟。白天從車廂俯瞰地上，可以看見柏油路面一坑坑的泥色水窪。下雨的時候，城市的路面總會莫名地碎裂。你不知道它何時裂掉，卻總是能在雨時看見它滿目瘡痍的模樣。

這是一座一年四季都在道路施工的城市。像是補丁那樣地，壓路機的巨型輪子將那些水窪一坑一坑地用黑土縫上。年復一年，縫上，裂掉，縫上，再裂掉，你甚至懷疑裂掉的都是同一個地方。

捷運向南，淋濕的人不斷加入逃亡的隊伍。一群濕透的人前往下一個地點濕透，滴水的折疊傘都被收得如此倉促。

人對於雨，對於牠，都是如此徒勞嗎？

人潮群群地竄進車廂，每個人看起來都像牠。

我突然很想念房間。

即便潮濕、陰暗、且氾濫著那樣的黑蟲，但是它是我唯一的朋友。

人多的時候，總是會非常想見到它。

到站。逃往出口的方向。向上的電扶梯急速著，極慢，像一個落難的浮標隨

著浪的呼吸原地飄浮。我踏進黃色的方格，潛水纜繩那樣地握著扶手向上。車聲和人聲像是潛入泳池時聽見的雜音，濕濕地悶著，彷彿浮出地面的時候，城市也會變成一片汪洋。

彼時，我的房間也會成為城市最後一個淹沒的地方嗎？

雨水退潮。夜晚的霓虹燈牆在濕潤的空氣中有著萬花筒那樣的虹光，眼淚般地失焦。

穿過狹長的巷子，甬道裡許多聲音沿著屋簷似地流洩出來。老舊洗衣機過度呼吸般地運轉。一戶人家大聲地吵鬧。某一間樓房裡雌性的喊叫。或者任意一種與我無關的聲響。

路燈下，我的影子從他們的窗邊走過，像一隻黑魚掠過淺水的浮光。

快步行走，回家。回到終年陰暗的房間。我的房間。

倒臥在床上，我用棉被將自己蟲卵般地包覆。

彷彿一股黑色的暖意揉進了濕冷的空氣。

漸漸地孵出一隻巨大的黑蟲。